

明鄭時期陳永華興學設教事蹟初探

吳正龍*

摘要

陳永華是明鄭時代經營臺灣最重要的人物，他主政十七年，舉凡政策規劃、開墾荒地、拓展貿易、推展文化教育等，均扮演關鍵的角色。本文透過文獻史料的分析、考證，對陳永華在臺設立學校、施行教化、傳播文化等進行專題討論，並評述教育成效。經由研究發現陳永華延續隋唐以來廟學制發展，取法明代教育體制，並就明鄭政權的特殊性質，創設太學、設立社學，推行科舉取士、考課任官方式，以官方力量推展教育，逐漸在臺灣傳播儒家文化。陳永華的教育措施，鼓舞臺人積極向學，許多士子在臺灣歸附清朝後考取功名。而其創設的孔廟建築，雖經歷數個不同統治政權，但皆在其原始創置基址上逐步整建和擴充，至今仍然繼續發揮崇儒重道、教化人心和傳播文化的社會教育功能。

關鍵詞：臺灣教育史、陳永華、明鄭時期、廟學制、儒學

*吳正龍，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博士生

電子郵件：b8339798@ms63.hinet.net

投稿日期：2011年10月12日；修訂日期：2011年12月14日；採用日期：2012年2月8日。

Schools Establishment and Education Promotion in Taiwan by Chen Yonghua during Cheng regime

Chen Lung Wu*

Abstract

Chen Yonghua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s in Cheng regime of Taiwan (1661-1681).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how Chen established schools and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promote Confucian education, and also comments on the results of the process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dapting the ancient temple-school system and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Ming Dynasty, Chen's policy measures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mperial colleg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and appointment system, etc. Backed up by the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Confucian education and culture were promoted and expanded in Taiwan. What Chen had done in this period nourished the tradition to study hard for achievement in the civil exam, even after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took over. The Confucius Temple established by Chen in Tainan was renovated, rebuilt, and annexed again and again at the original site through the years of the following regimes that governed Taiwan. It has played important roles of social education in promoting Confucianism as well as in disseminating the Han culture.

Keywords: Taiwan educational history, Chen Yonghua, Cheng regime, temple-school system, Confucianism

*Chen Lung Wu,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Email: b8339798@ms63.hinet.net

Manuscript received: October 12, 2011; Modified: December 14, 2011; Accepted: February 8, 2012

壹、前言

陳永華（1634-1680）出身儒學世家，在父親陳鼎為明鄭殉節後，加入鄭成功政權參與抗清活動，輔佐鄭經處理政務，是明鄭時代經營臺灣最重要的人物。他先在鄭成功幕下獻策謀略，緩和內部紛爭，日後協助鄭經繼承王位，處理內外危機，進而立足臺灣，深化臺地的經營。主政十七年，舉凡明鄭時期臺灣的政策規劃，開墾荒地，拓展海外貿易，推展文化教育等，均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以上這些建設，對日後臺灣社會的發展，具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對於陳永華這位臺灣史上重要的人物，長期以來受到臺灣文學家和史學家高度評價。連橫（1978：588）在《臺灣通史》一書中，盛讚他「開物成務，體仁長人，至今猶受其賜」，可謂之「漢相諸葛武侯」。郭廷以（1993：62-63）在《臺灣史事概說》一書中，指出陳永華是僅次於鄭成功，對臺灣貢獻最大的人物。以為「鄭成功光復了臺灣，可惜他統治的期間太短，臺灣的經營建設，與臺灣澈底內地化，均有待於陳永華來完成。臺灣經濟基礎的奠定，文化教育的推進，幾均出自於他的一手。」王詩琅（1976：21）認為陳永華是鄭經時代執政的主角，庶政均由他規劃執行，對臺灣建設貢獻甚大。黃典權認為陳永華推展儒學教育，為臺灣文化奠下深厚的基礎，應被視為「海東文教之初祖」（黃典權，1975：17-36）。正由於陳永華對於臺灣各項建設相當重要，因此對其生平與事蹟，值得進行深入的研究。

關於陳永華生平事蹟與推行教育的措施，過去已有不少相關的作品。如金成前（1966）、盧嘉興（1968）、黃典權（1975）、楊雲萍（1981）、曾迺碩（1984）、劉公木（1986）、莫光華（1998）和謝碧連（2005）等人，作過陳永華的專題研究。桐峰（1978）和陳圓融（2005）二人，從教育史的角度，討論明鄭教育措施和行政制度。李汝和（1969：3-5）主修的《臺灣省通志·教育志》（教育行政篇），王瑞仁（1991：4-5）纂修的《臺南市志·教育志》〈教育行政篇〉，及汪知亭（1978：7-8）的《臺灣教育史料新編》等書，也作過類似討論。宋鼎宗（1997）、陳昭瑛（1998；2000）和施懿琳（1992；2000）三人，從儒學發展的角度，討論漢文化移植臺灣的過程與發展，

內容不乏有關陳永華推展教育之論述。此外，衡五（1965）、石萬壽（1992）、廖麗君（1998）和傅朝卿（2000）等人，有文探討陳永華建置的孔廟建築、規制，及日後整修重建過程。以上這些作品，對於陳永華生平事蹟，明鄭修建聖廟年代和規模，儒學傳播等議題作過相當討論，但是對於陳永華設立學校，推動教育的措施與成效，相關論述則並不多見。

不同於以往學界主要從清代討論臺灣儒學教育，本文從明鄭時期漢人開始大量移植臺灣之際，探討儒家文化如何透過官方教育的力量，推展至士人階層與一般庶民百姓。其中，明鄭輔臣陳永華在儒學傳播臺灣的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本研究中將先探討陳永華投靠鄭成功，輔佐鄭經處理政務事蹟；其次，探討陳永華如何取法傳統廟學制度和明代教育體系，在臺設立學校，推動儒學教育和制訂考選人才方法；最後，探討陳氏教育措施，對明鄭、清代，乃至當代臺灣文化的影響。研究史料方面，本文將引用明代教育、南明文獻、臺灣文獻、清代臺灣方志等明清史料，及近現代中外有關臺灣歷史、教育等研究作品。在研究方法上，將透過文獻史料的分析、考證，輔以田野實地考察，結合文獻史料、歷史遺蹟、史事發展，進行考辯與論述。希望藉由本文的討論，有助於了解陳永華輔佐明鄭治臺事蹟，推動教育的歷程，論述明鄭時期儒學教育成效，並討論陳氏教育建置在臺灣教育史上的重要意義。

貳、輔佐明鄭事蹟

陳永華，字復甫，泉州同安人，出身儒學世家，年少好奇謀。父親陳鼎為1627年（明天啓七年）舉人，1644年甲申事變後，曾「躬自耕稼，混跡緇黃」（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7a：60），後來加入南明隆武朝廷對抗清兵。鄭成功烈嶼起兵後，轉戰於廈門附近的鼓浪嶼、安平和海澄一帶。1647年（明永曆1年）10月，鄭氏因未能攻下泉州，返回廈門時，陳鼎同原浙江巡撫盧若騰、進士葉翼雲前來歸附。鄭成功待之為上賓，每事必諮詢其意見。1648年（明永

曆2年)6、7月間，鄭成功攻克同安縣，任命葉翼雲為同安知縣，以陳鼎為教諭，負責推展文教，並負責傳告諸生，號召起義勤王(江日昇，1985：106)。同時任命邱縉、林壯猷、金作裕三位將領，領兵鎮守同安。

1648年(明永曆2年)8月底，清軍趁鄭成功進攻泉州時，出兵進攻同安，陳鼎與葉翼雲分門死守。由於清兵攻勢猛烈，日夜連續攻城，10月2日同安陷落，丘縉、林壯猷和金作裕戰死，葉翼雲被清兵擒殺，陳鼎自縊於明倫堂(江日昇，1985：107；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7b：45)。當時陳永華十五歲，已補龍溪博士弟子員，為探尋父親下落，扮演理屍僧侶進入同安城。最後在明倫堂後方尋得父親屍體，背負歸葬(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7a：78)，再前往廈門投靠鄭成功。鄭成功起兵後，為延攬四方人才，於1656年(明永曆9年)設立儲賢館，擇優行文人儒士，拔擢諸生配監各軍。原南明隆武朝兵部侍郎王忠孝，以陳永華有經國濟世長才，推薦給鄭成功(江日昇，1985：159)。鄭氏憐憫陳永華為忠臣之子，加上與其對談後，深知其學養與見識，稱他為「今日的臥龍」。於是延攬為儲賢館一員，授予參軍一職，並作為世子鄭經的伴讀(謝金鑾、鄭兼才(纂修)，1962：354)。鄭成功相當賞識陳永華才能，曾對鄭經說：「陳先生當世名士，吾遺以佐汝。汝其師事之！」(連橫，1978：587)。

陳永華個性肅穆謙恭，有經濟長才，平時木訥少言，但指論國事時則慷慨雄談，悉中肯要，遇事果斷有識力，定計決疑、瞭如指掌，不為群議所動(郁永河，1960：51)。且富於協調人際紛爭，逐漸贏得鄭成功信任。1657年(明永曆11年)5、6月間，鄭成功以「地方頻得頻失，終無了局，何時望中興？」試圖發動北征攻占南京。潘庚鍾和馮澄世兩位重要參軍幕僚雖表示支持，但最被鄭氏倚重的將領中提督甘輝，卻擔心清軍趁機進攻金廈兩島，因而持反對意見。雙方爭執不休。陳永華調和雙方紛爭，指出「取江南而兩島自安，若偷安歲月，一旦合攻，雖使諸葛復生，亦難措手。」(江日昇，1985：161)。此正合鄭成功心意，也獲得將領們認同，陳永華逐漸展露在明鄭政權中的地位。

南京戰敗後，鄭成功擔心金廈兩島難以抵擋清軍攻勢，有意征取臺灣，但部屬們多數不支持這項計畫。然而外在局勢日漸不利，加上鄭成功從荷蘭通事何斌手中獲得臺灣地圖，對於出兵攻取臺灣充滿憧憬。1661年（明永曆15年）2月，鄭成功集議將領，表示將出兵攻取臺灣，宣毅後鎮吳豪和前提督黃廷，以荷蘭人炮火猛烈、水陸險惡表示反對。其他將領也多面有難色。其後雖有建威伯馬信表態支持，但吳豪仍堅持反對，一時之間諸將或贊同、或反對，意見不一。此時陳永華緩和雙方爭論，指出吳豪反對派與馬信贊成派，皆能注意到征臺的困境，不過「凡事必先盡之人，而後聽之天」，可「試行之以盡人力」（江日昇，1985：186）。其後，五軍戎政楊朝棟表態贊同征取臺灣。鄭成功原有強烈征臺意圖，在獲得馬信、陳永華、楊朝棟等表態支持後，達成內部共識。4月29日，鄭氏領兵登陸鹿耳門，再歷經9個月的圍攻，終於驅逐荷蘭人，順利取得臺灣。

鄭成功來臺後，政權內部一直出現不少問題，但陳永華均站在鄭經一方，為其處理內外危機，輔佐鄭經順利繼承王位，執掌政權。鄭成功攻臺時，陳永華輔佐鄭經留守廈門。及鄭成功攻克臺灣後，駐駕承天府，金廈前線爆發鄭經私通乳母生子事件。鄭成功去世後，爆發鄭經和鄭襲叔侄爭位，及鄭泰叛離事件。陳永華均運用謀略，為鄭經化解各項危機，穩定鄭氏王朝政局。¹1663年（明永曆17年）11月18日，清廷聯合荷蘭軍艦進攻金廈，鄭方不敵，放棄思明、金門，退守銅山。隔年4月，明鄭重要將領黃廷、周全斌、林順等紛紛投降清朝，唯獨陳永華和馮錫範等不改志節，繼續追隨鄭經。鄭經最後放棄銅山，退保東都臺灣。

1665年（明永曆19年）9、10月間，鄭經任命諮議參軍陳永華為勇衛，加監軍御史，政務均委託其處理（川口長孺，1995：54）。陳永華勇於任事，知無不為、謀無不盡，鄭經倚為國家棟樑，軍國大事必諮詢其意見，受命諮議參軍兼勇衛後，職兼將相，益加費盡心思，

¹ 鄭成功去世後，在臺將領企圖謀立鄭襲為東都主，鄭經聽從陳永華建議，先發布文告觀察將領動態，再以兵力平定反對勢力，順利繼承王位（江日昇，1985：211-221；彭孫貽，1959：61-62）。又陳永華獻出計謀，策動鄭泰之弟鄭鳴駿，監執掌管明鄭財政，總攬金門兵權，有降清意圖的鄭經從伯父鄭泰（陳衍，1961：62-63）。

不惜勞苦，慨然肩負起經營臺灣的重責大任。其施政重點，首先在於解決軍民糧食和居住問題。他親歷南、北二路各社，勸導各鎮進行拓墾，教導軍民栽種五穀蔬菜，以「蓄積糧糗」，教民插蔗煮糖，並廣開興販市場，運銷日本、呂宋各地。教導匠師取土燒瓦，前往山林伐木斬竹，起蓋廬舍。另外，也在瀨口（今臺南市南區鹽埕、灣裡附近）修築坵埕，教民引潑海水為滷，暴曬作鹽。所生產的食鹽，既可充裕稅課，也可供給民食（江日昇，1985：235）。同時也招徠漳、泉、惠、潮居民，前來臺開墾荒地（丁曰健，1959：73）。

當開闢業已就緒，屯墾略有成法，民生日益安定後，陳永華注意到推展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他啓奏鄭經應當興建聖廟、設立學校，推展儒學教育。此議最初不被鄭經接受，但經陳永華深入剖析利弊得失後，獲得鄭經同意，選定寧南坊鬼仔埔興建聖廟，設立學校，此也開啓臺灣官方的漢文教育史頁。

陳永華在臺除「課耕種、徵租賦、稅丁庸、興學校、通魚鹽」，安撫土民之外，也極力拓展海外貿易（夏琳，1987：36）。為突破清廷的內陸封鎖，他向鄭經建議，任命漳浦人江勝，率領一旅水師駐劄廈門，設法與內陸交易。同時聯合粵東潮陽人邱輝，在達濠地區進行貿易活動，使閩廣貨物可以流通臺灣。經過幾年內地經營，鄭氏在浙江、福建、廣東獲得商機，於是「貨物興販，而臺日興」（江日昇，1985：258）。

1674年（明永曆28年），清朝內部三藩事起，鄭經應福建耿精忠之請，率領軍隊西征。離臺前鄭經任命陳永華以「藩前留守總制中外軍國事務」留守臺灣。陳永華得以全權處理臺灣政務，國事大小，完全由其主持和處理。臺灣歷史上可說是進入一個「陳永華時代」（黃典權，1975：25）。陳永華為政悉出平允，雜以儒術，治國理事寬嚴有度，民皆悅服而相率感化。他致力於開發土地，拓展貿易，臺地生產日漸發達，民生安樂，治安良好，可以「夜不閉戶」（江日昇，1985：355；郁永河，1960：51-52）。其間雖有鄭經族弟恃勢侵犯百姓，陳永華亦屢屢遏止，但每艱於執法困難，遂奏請以元子鄭克塽監國，鄭氏宗室方不敢橫作非為。為支應前線西征軍隊物質，他積極籌措糧餉，雖至戰事後期軍費日增，抽丁繁多、軍屯漸弛、積穀漸罄，然而

猶不苛斂於民（程大學，1991：107）。可見陳永華經守臺灣調度有方、治國有術，實為一個不可多得的政治人才。

1680年（明永曆34年）3月28日，鄭經西征失敗，喪失原先攻取八郡和金廈土地，不得已回師澎湖。監國世孫鄭克塽、留守東寧總制陳永華連啓上請，才返歸東寧。鄭經回臺後，每日縱情飲酒，不問政事。侍衛馮錫範見鄭克塽、陳永華婿翁大權在握，心生嫉妒，設計陳永華辭去勇衛和總制職務。陳永華解職後轉居閒賦，整日鬱鬱不歡，加上感染風寒，當年8月因過勞瘁死。卒葬赤山堡六甲庄（今臺南市柳營區果毅後），諡文正，贈「資善大夫正治正鄉都察院甘都御史總制諮議參軍御史」。

由於陳永華經理臺灣有方，清朝不敢冒然攻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3：847），及陳永華死後明鄭內部無能臣，馮錫範和劉國軒掌權，人心浮動，政權動盪。隔年3月17日鄭經去世後，內部更加混亂，難以對抗清朝的攻勢，澎湖戰敗後向清朝投降，明鄭遂告滅亡。

由是可知，陳永華出身儒學世家，在父親陳鼎殉節後，投入鄭成功陣營從事抗清活動。其後以卓越的才能，洞悉形勢發展，逐漸受到賞識而展露舞臺。他輔佐鄭經處理內外危機，規劃政制，全力經營臺灣，推動各項建設，奠定臺灣日後發展重要基礎。其中在臺興學設教，推動儒家教育，對漢文化的傳播和發展，具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參、興學設教歷程

漢人未到臺灣之前，各地散布著南島語系的原住民。他們分屬不同語系，散居於高山、平地，以漁獵、游耕生活為主。臺灣原住民沒有文字記載歷史，只能利用口傳將各族神話、故事、歌謠傳給下一代，屬於「口傳文學時期」（施懿琳，2000：19）。17世中葉以後，荷蘭人和西班牙人因為商業貿易利益和傳播宗教來到東方，先後佔領臺灣南部和北部作為發展據點，但也傳播西方教育（Reverend William Campbell, 1992, pp. 308-311; 尹章義，1993：210；汪知亭，1987：

5-6；林偉盛譯，1994：226-246；林偉盛譯，1995：173-192；林偉盛譯，1998：267-286）。1661年（明永曆15年），鄭成功因大陸戰局失利，起兵東征，經過九個月的奮戰才驅離荷蘭人，掌控臺灣。鄭成功來臺後，制度初建，休兵息民，文教設施較少推行（連橫，1978：213）。鄭經嗣位初期，亦因金廈前線鄭清交戰激烈，無暇推展臺灣教育，至1664年退回臺灣後，才注意到臺灣內部的建設。

鄭經素不親政，將軍國大事委託諮議參軍兼勇衛陳永華處理，因而鄭經時期臺灣的政務，便是以陳永華為行政中心，來推動各項政治措施。陳永華「崇尚儒雅，與民休息」（沈雲，1995：60），在獲得充份授權後，發揮其濟世長才，致力於經營臺灣。1664年（明永曆18年）4月，改東都為東寧，升天興、萬年縣為州，設立澎湖及南北路安撫使，分派諸將駐守各地。隔年9、10月間，陳永華以開闢業已就緒，屯墾略有成果，向鄭經建議應速迅籌建聖廟、普設學校。但鄭經最初以「荒服新創，不但地方侷促，而且人民稀少，姑暫待之將來」，予以推辭。

陳永華則力陳設立學校、培養人材，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他說：

昔成湯以百里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興，豈關地方廣闊？實在國君好賢，能求人材以相佐理耳。今臺灣沃野數千里，遠濱海外，且其俗醇；使國君能舉賢以助理，則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成聚，三十年真可與中原相甲乙。何愁侷促稀少哉？今既足食，則當教之。使逸居無教，何異禽獸？須擇地建立聖廟、設學校，以收人材。庶國有賢士，邦本自固；而世運日昌矣（江日昇，1985：235-236）。

在陳永華的陳述中，指出王業的興衰要以百姓接受教育的程度來評估，國家是否強盛不能以土地大小來度量，而是要以能否獲得賢才，為國家所用來衡量。臺灣雖然位居海外，若能得到優秀人才助理，經過十年的生聚與教訓，三十年後自可以和滿人爭天下。在臺灣開發已經就緒，臺人生理上已獲得滿足後，自當建立聖廟、設立學校，培

養人材，如此國家自然日益興盛。鄭經聽聞陳永華分析後，感到相當悅服，遂允許奏請，即刻下令選擇地點興建聖廟。

陳永華選定承天府寧南坊的鬼仔埔上，鳩工築豎基址，大興土木起建聖廟。鬼仔埔又名埤仔埔，原是楊姓菜圃，四周別無建物，其地甚為荒涼（連景初，1965：12）。在建築過程中，陳永華協同地方紳商捐資、出力，至1666年（明永曆20年）2月完成，成為臺灣島上第一座文廟，稱「先師聖廟」（今臺南孔廟）。

陳永華在寧南坊籌設聖廟、建立太學，延續北魏以來中央和地方官學中，結合孔廟祭祀與學校教育的「廟學制」的格局。廟學制指在學校內建置聖廟，舉行學禮，其制度始於西元385年（東晉孝武帝太元10年），489年（北魏太和13年）孝文帝也在中書學（原稱國子學）建置孔廟。505年（梁天監4年），南朝梁武帝亦在國子學建置孔廟。此後南、北各朝均在中央官學內設置孔廟。550年（北齊天保1年），文宣帝下令地方郡學設立孔顏廟，成為地方設立聖廟先驅。630年（貞觀4年），唐太宗詔令全國各州、縣官學建置孔廟，此後孔廟與學校成為不可分割的教育制度，遍及全國各個角落（高明士，1984：188-189）。明代繼承唐、宋、元朝遺規，在儒學校內設立孔廟，孔廟學宮也成為中央和地方的教育中心。²

明鄭時期在寧南坊設置的孔廟，為三進兩廡式的建築，規模相當簡單，只有矮屋24間。第一進為大門，無戟門，以前門為櫺星門。中為聖殿，只是一間平房，以樑閣壁，不設傍柱。內設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及復聖顏子回、宗聖曾子參、述聖子思子伋、亞聖孟子軻四配牌位。左右列先賢閔子損、先賢冉子耕、先賢冉子雍、先賢宰子予、先賢端木子賜、先賢冉子求、先賢仲子由、先賢言子偃、先賢卜子商、先賢顓孫子師十哲牌位（蔣毓英，1985：119；高拱乾，1985：794-796）。左右兩廡則置先賢先聖位牌，東廡置蘧瑗等六十二位先賢先儒牌位；西廡置林放等六十一位先賢先儒牌位（劉良璧等纂，1984：275-276）。聖殿後方，則為「啓聖祠」（高拱乾，1985：797-809；

² 明代將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等機構，統歸國子監單獨承擔，國子監即是太學，太學即是國子監，簡稱「國學」，是全國最高的學府，也是國中最為完備的太學制度（林麗月，1978：4；張廷玉等撰，1995：1675）。

陳文達，1993：78）。³大門之外面，及四周空地，圍為柵欄，作為聖廟神聖空間領域。陳永華建置的孔廟，「規模隘陋，采繪不施」（蔣毓英，1985：119），「無簷牙椽桷、丹雘彩繪之可觀」（高拱乾，1985：1014），不過已具備太學的基本格局。

在寧南坊聖廟之旁，面對魁斗山方向，另設明倫堂（江日昇，1985：235；連橫，1978：213）。明倫是儒家學說的基礎，儒學體系的學校講堂，也以明倫堂作為名稱（傅朝卿、廖麗君，2000：50）。明倫堂平時作為教學場所，特定日期也作為飲射、讀法，賓賢學習禮儀的地方（何培夫，1992：27）。陳永華在修建孔廟過程中，設置明倫堂作為學校教育場所。是以明鄭學宮創置初期雖然簡略，但已具備歷代廟學制基本格局，即包括孔廟祭祀和學校教育之廟學空間。

當時聖廟所處的位置，環境幽靜，具有良好的教育學習環境空間。據1715年（清康熙54年），清臺廈道陳瓚在〈新建文廟文昌閣碑記〉中，記載明鄭太學：「東峙大山，層巒疊翠，動振衣千仞之思；南望鳳山，騫騰隱在几席間；西則洋洋大海，波濤洶湧，風檣出沒，變態不可名狀；其北有萬壽亭穿雲而起」（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9：7）。陳永華選擇興建聖廟的地點，遠離承天府外，位居郊區，適合作為培養人材，推行聖化場所。及聖廟落成時，鄭經率領文武百官，親臨舉行祭祀至聖先師釋菜禮。當時圍繞在泮宮進行觀禮者數千人，學宮雍雍穆穆，深具儒家禮讓風氣（連橫，1978：214）。

臺地先師聖廟落成後，鄭經又命令在各地設立社學，延請中土通儒教導民間子弟。當時臺地社學，可分漢庄社學和土著社學，需要大量師資前往推行漢文教育。此時有許多追隨鄭氏父子移居臺灣的避難搢紳，補充師資的不足。這些人物中有王忠孝、辜朝薦、徐孚遠、郭貞一、沈佺期、諸葛倬、李茂春等文人儒士，他們在憂痛國家淪陷之際，本著不事異族之孤忠，追隨鄭氏父子起兵抗清，後來避居臺灣。他們多屬博學鴻儒之士，精通詩藝，不少懷挾圖書，奔集幕府，橫經

³ 石萬壽（1992：91）教授認為明鄭聖廟後進，應為學校。但多數中國傳統廟學制的建築格局中，前廟後學較為少見（簡蕙瑩，1999：27），一般大成殿後方多為「啟聖祠」。江日昇（1985：235）《臺灣外紀》記載，作為學校的明倫堂置於聖廟之旁，其名稱由來、教學功能，如下論述。1723年（雍正1年），清世宗下詔改「啟聖祠」為「崇聖祠」（周璽，1999：122）。

講學、誦法先王（連橫，1978：214）。陳永華「尤愛惜士類」（夏琳，1995：65），與這些中土儒士互動密切，延請他們前往地方社學，對漢人和原住民子弟，施以童蒙的小學教育。民間學童八歲進入小學，學習經史和寫作文章，並進行考課（連橫，1978：214）。明鄭社學的設立，對漢文化的傳播，及原住民的漢化均發生重大的影響。

陳永華也取法明代科舉取士制度，創立一套選拔儒生，送往太學接受教育，再出任官職的方法。明代「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學校分為中央國學，及地方府、州、縣學。府、州、縣學諸生進入國學者，可以出任官職，未入者不能獲得官位。進入國學者有舉人、貢生和監生（張廷玉等撰，1995：1675-1676）。1666年（明永曆20年）2月，陳永華議定「兩州三年兩試，照科、歲例開試儒童。州試有名送府，府試有名送院，院試取中，准充入太學」。明鄭太學生修業期間，「仍按月月課，三年取中式者，補六官內都事，擢用陞轉」（江日昇，1985：236）。即太學生修業期間，經由考課及格者，可以擔任官職。此種結合教育、考試、銓選制度，有利於教育的普及和推廣。

由上可知，臺灣原住民最初並無文字，荷、西時期開始接受西方教育，鄭成功父子來臺以後，開始傳播儒學文化。至陳永華建置聖廟、設立學校，以官方力量推展教育，再以科舉取士、出任官職的制度，鼓舞臺地向學風氣，促使儒家文化逐漸在臺灣傳播開來，此在臺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肆、對臺灣教育的影響

陳永華在臺灣建置聖廟、普設學校後，鄭氏王朝各項政務逐漸走上軌道，展現良好發展契機。1666年（明永曆20年）8月，忠振伯洪旭觀測天候，研判清軍不敢東窺臺灣，而陳永華勤督開墾荒地，集眾煮鹽，調度井然有序，各項事務已經準備就緒。加上興建聖廟、設立學校，大興文教事業，認為國家昌盛發展已是指日可待（江日昇，1985：237）。其中，陳永華在臺推行的文教事業，對後世的影響更

爲深遠。尤其陳氏所創的太學，即使臺灣歸入清統治以後，仍然繼續扮演推動教育的角色。

陳永華建孔廟、興教化，促成了儒家文化漸次在臺灣傳播開來。明鄭內部許多文人、士大夫，出生於福建，崇奉理學，常以明朝遺民自居，且受明末東林學風，強調經世致用思想影響極深。他們追隨鄭成功、鄭經來到臺灣後，不少以教授生徒爲業。在傳授詩書經史時，也傳授「先王之道」，要求保持忠孝仁義之道德操守。這些避難縉紳多屬鴻儒之士，懷其圖書奔集幕府，橫經講學、誦法先王，聲勢浩大。在他們的主導下，臺灣成爲儒家學說傳遞的新天地（黃憲新，2003：15-16）。

臺灣原住民也在陳永華所設立的社學教化下，開始接受漢文化。原住民受到漢人優勢文化的影響，以承天府爲中心，逐步向南、北擴散。如承天府以北四大番社，原是荷蘭宣教士佈教中心，陳永華在當地推展漢化教育，改變其原有的生活形態，轉化原住民的語言和文化。1697年（清康熙36年）來臺採硫的郁永河（1960：17），在其《裨海紀遊》一書中，記載新港、嘉溜灣、毘王和麻豆原住民，在明鄭時期因接受漢式教育，其子弟進入鄉塾讀書可蠲免徭役，因而逐漸漢化。此四社原住民在入清統治十幾年後，亦知勤稼穡、務蓄積、知禮讓，明顯受到漢人的影響而改變原始生活習俗。林玉茹（2005：28）的研究，也顯示明鄭時期麻豆社人學習讀書、識字，至清代以後快速地接受中原文化，參與科舉求取功名，逐漸地漢化。此說明明鄭時期推行的原住民漢文教育，收到一定的成效。

由於陳永華設聖廟、立學校，帶動臺灣士子向學風氣，對臺地文化也造成相當的影響。陳永華設置的考選制度，雖然存在時間短暫、開科較少，應試者和中額也不多，但對文教初興的臺灣，在推展教育上產生相當的貢獻。即使臺灣歸附清朝統治後，臺地士子因受明鄭時期教育影響，仍然積極向學。如1684年（清康熙23年）調任諸羅知縣的令季麒光，在〈條陳臺灣事宜文〉公移中，指出爲推展臺地教育，自上任以來即「搜羅僞時業儒之人，試以文藝」（陳文達，1993：230）。又如高拱乾（1985：857）在《臺灣府志》中言：「鄭氏竊據茲土，治以重典；法令嚴峻，盜賊屏息。民間秀良子弟，頗知勵志讀

書。」可見明鄭時期已樹立起守法觀念，陳永華推動的官方教育，及流寓臺灣文人的私學教育，已形塑良好的讀書風氣，無形中提升臺地教育水平。

對於明鄭時代儒士與文風，1684年（清康熙23年）到任的福建分巡臺灣廈門兵備道周昌，則有更深入的說明。周昌指出「臺灣雖僻處海外，而詩書絃誦不乏其人」。自其履任以後，「竊見僞進生員猶勤藜火，後秀子弟亦樂絃誦」，可見臺地深受教育薰陶，樂於讀書求學。且認為臺地「士子焚膏繼晷」，人才濟濟，足以應付科舉考試，此也促使周昌向清廷請求設立文廟、學校，對臺人施以教化（高拱乾，1985：1001-1019）。同時也想對明鄭時期臺灣儒生，課以文藝，了解其程度。

明鄭的考選制度，後來與清朝施行的教育制度接軌，許多士子紛紛考中科舉，此有助於了解明鄭時代的教育成果。由於明鄭國子監助教葉亨，曾是廈門儲賢館生員，受教於幾社領袖徐孚遠，及南明復社、幾社實學思想影響很深，著有《五經講義》。明鄭國子監生在葉亨教導下，許多精通經學，其中又以《易經》最優，《春秋》次之。如明鄭遺老王忠孝之侄王璋，博學多聞，1693年（清康熙32年）以主修《易經》，登解榜中舉人榜第六人。陳永華之子陳夢球，學習《易經》，1694年（清康熙33年）取中進士。其他尚有蘇峨學習《易經》，邑星燦習《春秋》，王際慧習《禮記》等人，均取中舉人（周元文，1993：260；高拱乾，1985：913-915）。此說明明鄭時代推動的經學教育，已達到一定的成效。另外，自1688年（清康熙27年）起，臺灣府和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開始選拔貢生。這些清初臺灣貢生名額，雖然不乏許多來自內地冒籍應試，及清初渡臺移民定居者考取的生員，但也應有不少是明鄭時期培育的生員。以上均說明明鄭時代推動的儒學教育，已獲得一定的成效。

陳永華創置學宮，日後在清朝長期統治中，仍然扮演推動臺灣教育的任務。1684年（清康熙23年），臺廈道周昌、臺灣知府蔣毓英，先以「僞時（明鄭）文廟」修改，額曰「先師廟」，並懸御書「萬世師表」龍匾於殿中（高拱乾，1985：464；蔣毓英，1985：119）。至清廷正設在臺設立臺灣府，及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儒學校後，原本

明鄭太學改爲臺灣府學，仍是清代臺灣府的教育行政中心，⁴繼續作爲選拔生員、培養士子和推展教育的場所。

陳永華建置的孔廟學宮，其施展教化的神聖空間，入清以後仍然受到來臺官員的關注。臺灣歸入清朝統治前三十年，因地方初闢，規劃並未周全，孔廟仍是明鄭時期規模，尙未改變。即「文廟在前、啓聖祠在後，兩廡大門悉備。大門之外，環以柵欄，屢圯屢修。」（陳文達，1993：78，249）。維持陳永華所建大門、聖殿、後屋三進，及東西兩廡的建築。而陳永華興建的明倫堂，入清二十餘年後，久經風雨摧殘而損毀，甚至已成爲絕跡。另外，臺廈道周昌也指出「並無泮池、明倫堂、啓聖殿衙齋等項」（高拱乾，1985：1014），尙須擴闢，始成規模。

康熙後期來臺的清朝官員，開始對明鄭學宮進行擴建。1701年（康熙39年12月）初，臺廈道兼理學政王之麟，在文廟左側重建明倫堂，明倫堂之後建龍亭庫。1710年（清康熙49年）臺廈道陳璜觀察臺陽，兼理學政，會同知府周元文、同知洪一棟，及臺灣、鳳山、諸羅三知縣籌議整修。1712年（清康熙51年）起，發工重修大成殿、啓聖祠，增修名宦祠、鄉賢祠、六行齋、文昌祠、朱子祠、土地祠、藏器庫、庖湑所等。孔廟格局，才煥然易新（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9：3-4）。1718年（清康熙57年）底，知府王珍再將陳永華創建孔廟前門改爲戟門，於前庭另建櫺星門，並將泮池移置櫺星門之外，環以圍牆。隔年，臺廈道梁文煊改建正殿，易陳永華所建單簷硬山式屋簷，爲重簷歇山式殿堂，易名爲大成坊殿。殿前建露臺，左右和後方建迴廊漆以丹漆，燦爛奪目（陳文達，1993：78）。臺灣府學大成殿建築，才由明制改爲清制，而與內地相同（何培夫，1992：273）。在釋奠禮儀方面，滿人治臺初期仍沿用明鄭文廟祭祀儀禮，至1741年（清乾隆6年）以後，才完全改爲清制（陳文達，1993：249；黃典權，1965：30-31）。

乾隆以後臺南孔廟建築，大幅度地進行整建和擴充，始成今日規模。1749年（清乾隆14年），巡臺御史楊開鼎倡議重建，倍增大

⁴ 1887年（清光緒13年）臺灣建省，進行行政區域調整，省會定在臺中橋孜圖，原臺灣府學改爲「臺南府學」。

成殿和兩廡，拓寬崇聖祠，移置齋、祠，增建大成坊和學署（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9：19）。1777年（清乾隆42年），知府蔣元樞捐貲續修孔子廟，在文廟西側原海東書院舊址興建學署，建立泮宮石坊，製作禮樂諸器，泐成圖碑立於學宮（何培夫，1992：25；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5：108；謝金鑾、鄭兼才纂修，1962：146-147）。1818年（嘉慶23年），臺灣知縣溫榕在歲試期間，發動府城生童捐獻資金整修廟堂，修建正齋和衙署（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5：211）。同治年間，因發生大地震等災難，儒學廟舍逐漸破壞，至日本統治期間，再由臺南士紳捐資修復。1945年二次大戰末期，臺南孔廟又被盟軍轟炸損毀，戰後經由地方政府整修復原（衡五，1965：14-20）。由於臺南孔廟為是全臺歷史最悠久，規模完整、格局宏偉，1983年內政部將其列為臺灣地區一級古蹟。

是以陳永華創建聖廟、設立學校，將儒家文化導入臺灣，不僅教育臺地子弟，也提升漢人文化水平。明鄭時期開啓臺地讀書風氣，培養許多優秀的士子，積極向學，入清後紛紛在科舉考試中取得功名，顯現當時的教育成效。而陳永華籌設的聖廟，日後為清代官員、紳民整建與擴大規模，至今共約進行15次重大整修，340多年來也從早期培育儒學士子的學堂，轉變為傳遞歷史文化的場所。

伍、結論

陳永華出身於儒學世家，在明末大變局中，與父親陳鼎相繼盡忠於明鄭王朝，為明鄭歷史留下重要史頁。陳永華在鄭成功後期崛起，輔佐鄭經穩定政局，經營臺灣，舉凡獎勵拓墾、開拓貿易、規劃行政、推展文教等事蹟，均獲得具體成效。陳永華建置聖廟、設立學校，以官方力量推展教育，加上流寓文人儒士的協助，促使儒家文化逐漸在臺灣傳播開來，此在臺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鄭經時期陳永華兼職將相，負責建置、推展教育，主導臺灣文教的發展。陳氏取法明代教育體制，並就明鄭政權的特殊性質，創設一套因地制宜的教育設施，作為推展教育的場所。他延續隋唐以來廟學

制的發展，創設聖廟和明倫堂，作為祭祀孔子和推行教育的場所。當時孔廟創置初期僅有大門、聖殿和後屋三進和兩廡，規模尚屬簡陋，具備中央太學的基本格局。不過明鄭的中央太學，並無明代國子監六堂之格局，約略是一個府學規模，但具有國學的象徵意義。在地方學校方面，明鄭時期在臺灣雖未設立州學、府學，而以社學作為推展教育的底層機構，擴大教育對象。在人材選拔、培育和任職方面，陳永華仿效明代科舉制度，以州試、府試、院試三階段考試，及格者准入太學修業。太學生修業期間，再經由考課合格，可至六部擔任官職，吸引臺人接受教育的意願。

陳永華在臺推動的文教設施，對於臺灣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發展，產生積極性的影響。在學校教育方面，不僅培育許多優秀人才出任官職，同時改善讀書風氣，鼓舞臺人積極向學。臺灣歸入清朝統治以後，有許多接受明鄭時代儒學教化的士子，通過清朝科舉考試，成為地方儒學的生員、貢生、舉人，甚至於取中進士。陳氏推動的土著社學教化，讓原住民有機會接受漢人文化，無形中改變原始的生活型態，乃至於融入漢人社會。至於陳永華創立的孔廟，雖經歷數個不同統治政權，但並未遷移原始基址，歷代官員、士紳在原始基址上逐步整建和擴充，形成一個更為完整的廟學空間。雖至今日儒學式微，但臺南孔廟仍然繼續發揮崇儒重道、教化人心及傳播文化的社會教育功能。

參考文獻

- 丁曰健（1959）。**治臺必告錄**。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Ding, Y. J. (1959). *Zhitai bigaolu*. Taipei: Bank of Taiwan,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 川口長孺（1995）。**臺灣鄭氏紀事**。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Kawaguchi, C. R. (1995). *Taiwan zhengshi jishi*. Nantou: Historical Records Committee of Taiwan Province.〕
- 尹章義（1993）。**臺灣近代史論**。臺北市：自立晚報。〔Yin, C. Y. (1993). *Taiwan jindai sh lun*. Taipei: Independent Evening News.〕

- 王瑞仁（纂修）（1991）。**臺南市志·教育志**。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Wang, R. R. (1991). *Tainan shi zhi: Jiaoyu zhi*. Tainan: Tainan City Government.〕
- 王詩琅（1976）。明鄭開闢臺灣。**臺灣風物**，26（2），20-24。〔Wang, S. L. (1976). Mingzheng kaipi Taiwan. *Taiwan fengwu*, 26 (2), 20-24.〕
- 石萬壽（1992）。康熙以前臺南孔子廟的建築。**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5，90-97。〔Shi, W. S. (1992). Kangxi yiqian Tainan Kongzimidiao de jianzhu. *Taiwan History Field Research*, 25, 90-97.〕
- 江日昇（1985）。**臺灣外紀**。臺北市：世界書局。〔Jiang, R. S. (1985). *Taiwan wai ji*. Taipei: Shijie shuju.〕
- 何培夫（主編）（1992）。**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市**。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He, P. F. (Ed.). (1992). *Taiwan diqu xiancun beiji tuzhi: Taina City*. Taipei: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宋鼎宗（1997）。明鄭時期的臺灣儒學研究。載於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第一屆臺灣儒學研討會論文集**（頁389-411）。臺南市：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Song, D. Z. (1997). Mingzheng shiqi de Taiwan ruxue yanjiu.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d.), *Diyijie Taiwan ruxue yantaohui lunwenji* (pp. 389-411). Tain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李汝和（主修）（1969）。**臺灣省通志·教育志（教育行政篇）**。臺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Li, R. H. (1969). *Taiwan sheng tongzhi: Jiaoyu zhi jiaoyu xingzheng pian*. Taipei: Historical Records Committee of Taiwan Province.〕
- 李汝和（主修）（1970）。**臺灣省通志·教育志（制度沿革篇）**。臺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Li, R. H. (1970). *Taiwan sheng tongzhi: Jiaoyu zhi zhidu yange pian*. Taipei: Historical Records Committee of Taiwan Province.〕
- 沈雲（1995）。**臺灣鄭氏始末**。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Shen, Y. (1995). *Taiwan zhengshi shimo*. Nantou: Historical Records Committee of Taiwan Province.〕

- 汪知亭（1978）。**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北市：臺灣商務。〔Wang, Z. T. (1978). *Taiwan jiaoyu shiliao xin bian*. Taipei: Taiwan shangwu.〕
- 周元文（1993）。**重修臺灣府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Zhou Y. W. (1993). *Chongxiu Taiwan fuzhi*. Nantou: Historical Records Committee of Taiwan Province.〕
- 周璽（1999）。**彰化縣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Zhou, X. (1999). *Zhanghua xianzhi*. Nantou: Historical Records Committee of Taiwan Province.〕
- 林玉茹（2005）。番漢勢力交替下港口市街的變遷：以麻豆港爲例（1624-1895）。**漢學研究**，**23**（1），1-34。〔Lin, Y. J. (2005). The forceful displacement of aborigines by the Han Chinese in the port of Mattaw, Tainan (1624-1895). *Hanxue yanjiu*, 23 (1), 1-34.〕
- 林偉盛（譯）（1994）。荷蘭人在福爾摩沙的基督教教育（上）（原作者：W. R. Ginsel）。**臺灣風物**，**44**（4），226-246。〔Ginsel, W. R. (1931). De Gereformeerde Kerkop Formosa of de lotgevallen eener handelskerk onder Oost-Indische-Compagnie 1627-1662. (W. S. Lin, Trans.). *Taiwan fengwu*, 44 (4), 226-246.〕
- 林偉盛（譯）（1995）。荷蘭人在福爾摩沙的基督教教育（下）（原作者：W. R. Ginsel）。**臺灣風物**，**45**（1），173-192。〔Ginsel, W. R. (1931). De Gereformeerde Kerkop Formosa of de lotgevallen eener handelaserk onder Oost-Indische-Compagnie 1627-1662. (W. S. Lin, Trans.). *Taiwan fengwu*, 45 (1), 173-192.〕
- 林偉盛（譯）（1998）。懲罰與悔恨：早期福爾摩沙的政教關係（原作者：Leonard Blussé）。**臺灣文獻**，**49**（4），267-286。〔Blussé, L. (1995). Retribution and remors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otestant Mission in early colonial Formosa. (W. S. Lin, Trans.). *Taiwan wenxian*, 49 (4), 267-286.〕
- 林麗月（1978）。**明代的國子監生**。臺北市：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Lin, L. Y. (1978). *Mingdai de guozijian sheng*. Taipei: Scholarly Works Award Committee, Private Tonwu University.〕

- 金成前（1966）。陳永華馮錫範與明鄭後期之成敗。臺灣文獻，17（4），145-156。〔Jin, C. Q. (1966). Chen Yonghua Feng Xifan yu Mingzheng houqi zhi chengbai. *Taiwan wenxian*, 17 (4), 145-156.〕
- 施懿琳（1992）。明鄭時期的臺灣詩。中國學術年刊，13，203-236。〔Shi, Y. L. (1992). Mingzheng shiqi de Taiwan shi. *Zhongguo xueshu niankan*, 13, 203-236.〕
- 施懿琳（2000）。明鄭時期寓臺的遺民詩人及其作品。載於施懿琳（著），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頁19-63）。高雄市：春暉。〔Shi, Y. L. (2000). Mingzheng shiqi yutai de yimin shiren ji qi zuopin. In Y. L. Shi (Ed.), *Cong Shen Guangwen dao Lai He: Taiwan gudian wenxue de fazhan yu tese* (pp. 19-63). Gaoxiong: Chun hui.〕
- 郁永河（1960）。裨海紀遊。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Yu, Y. H. (1960). *Beihai jiyou*. Taipei: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Bank of Taiwan.〕
- 夏琳（1987）。海紀輯要。臺北市：大通書局。〔Xia, L. (1987). *Haiji jiyao*. Taipei: Datong shuju.〕
- 夏琳（1995）。閩海紀要。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Xia, Lin (1995). *Minghai jiyao*. Nantou: Historical Records Committee of Taiwan Province.〕
- 桐峰（1978）。明鄭時期的政制及文教措施。臺南文化，5，85-94。〔Tong, F. (1978). Mingzheng shiqi de zhengzhi ji wenxian cuoshi. *Tainan wenhua*, 5, 85-94.〕
- 高明士（1984）。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東亞世界形成史的一側面。臺北市：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Gao, M. S. (1984). *Tangdai dongya jiaoyu quan de xingcheng: Dongya shijie xingcheng shi de yi cemian*. Taipei: Guoli bianyiguan Zhonghua congshu bianshen weiyuanhui.〕
- 高明士（1999）。中國教育制度史論。臺北市：聯經出版社。〔Gao, M. S. (1999). *Zhongguo jiaoyu zhidu shilun*. Taipei: Lianjing chubanshi.〕

- 高拱乾（撰修）（1985）。**臺灣府志**。北京市：中華書局。〔Gao, G. Q. (1985). *Taiwan fuzh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張廷玉等（撰）（1995）。**明史**。北京市：中華書局。〔Zhang, T. Y. (1995). *Ming sh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莫光華（1998）。**陳永華**。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Mo, G. H. (1998). *Chen Yonghua*. Nantou: Historical Records Committee of Taiwan Province.〕
- 連景初（1965）。臺南文廟昔年的環境。**臺南文化**，8（2），12-13。〔Lian, J. C. (1965). Tainan Wenmiao xianian de huanjing. *Tainan wenhua*, 8 (2), 12-13.〕
- 連橫（1978）。**臺灣通史**。臺北市：幼獅文化。〔Lian, H. (1978). *Taiwan tongshi*. Taipei: Youshi wenhua.〕
- 郭廷以（1993）。**臺灣史事概說**。臺北市：正中書局。〔Guo, T. Y. (1993). *Taiwan shishi gaishuo*. Taipei: Zhengzhong shuju.〕
- 陳文達（編纂）（1993）。**臺灣縣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Chen W. D. (Ed.). (1993). *Taiwan Xianzhi*. Taipei: Historical Records Committee of Taiwan.〕
- 陳昭瑛（1998）。明鄭時期臺灣的中國傳統文化。**哲學雜誌**，25，50-67。〔Chen, Z. Y. (1998). Mingzheng shiqi Taiwan de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Zhexue zazhi*, 25, 50-67.〕
- 陳昭瑛（2000）。儒學在臺灣的移植與發展：從明鄭至日據時代。載於陳昭瑛（著），**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頁1-48）。臺北市：正中書局。〔Chen, Z. Y. (2000). Ruxue zai Taiwan de yizhi yu fazhan: Cong Mingzheng zhi Rijiu shidai. In Z. Y. Chen (Ed.), *Taiwan ruxue: Qiyuan, fazhan yu zhuanhua* (pp. 1-48). Taipei: Zhengzhong shuju.〕
- 陳衍（1961）。**臺灣通紀**。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Chen, Y. (1961). *Taiwan tongji*. Taipei: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Bank of Taiwan.〕
- 陳圓融（2005）。鄭氏王朝之教育。**臺南文化**，58，18-39。〔Chen, Y. R. (2005). Zhengshi wangchao zhi jiaoyu. *Tainan wenhua*, 58, 18-39.〕

- 傅朝卿、廖麗君（2000）。**全臺首學臺南市孔子廟**。臺南市：臺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Fu, C. Q., & Liao, L. J. (2000). *Quantai shouxue Tainanshi kongzi miao*. Tainan: Taiwan jianzhu yu wenhua zichan chubanshe.〕
- 彭孫貽（1959）。**靖海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Peng, S. Y. (1959). *Jinghai zhi*. Taipei: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Bank of Taiwan.〕
- 曾迺碩（1984）。明鄭臥龍陳永華。**文藝復興**，**154**，30-37。〔Zeng, N. S. (1984). Mingzheng wolong Chen Yonghua. *Wenyi fuxing*, 154, 30-37.〕
- 程大學（1991）。**臺灣開發史**。臺北市：聚文圖書。〔Cheng, D. X. (1991). *Taiwan kaifa shi*. Taipei: Zhongwen tushu.〕
- 黃典權（1965）。臺灣孔廟釋奠儀注考。**臺南文化**，**8**（2），21-35。〔Huang, D. Q. (1965). Taiwan konmiao shidian yizhu kao. *Tainan wenhua*, 8 (2), 21-35.〕
- 黃典權（1975）。陳永華史事研究。**臺灣文獻**，**26**（1），17-36。〔Huang, D. Q. (1975). Chen Yonghua shishi yanjiu. *Taiwan wenxian*, 26 (1), 17-36.〕
- 黃憲新（2003）。**閩臺教育的交融與發展**。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Huang, X. X. (2003). *Mintai jiaoyu de jiaorong yu fazhan*. Fuzhou: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 楊英（1995）。**從征實錄**。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Yang, Y. (1995). *Cong zheng shi lu*. Nantou: Historical Records Committee of Taiwan.〕
- 楊雲萍（1981）。**臺灣歷史上的人物**。臺北市：成文出版社。〔Yang, Y. P. (1981). *Taiwan lishi shang de renwu*. Taipei: Chengwen chubanshe.〕
- 廖麗君（1998）。**臺灣孔子廟建築之研究——廟學制的影響及廟學關係的變遷**（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臺南市。〔Liao, L. J. (1998). *Taiwan kongzi miao jianzhu zhi yanjiu: Miaoxuezhi de yingxiang ji miaoxue guanxi de bianqia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5）。**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市：作者。〔 Bank of Taiwan,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Ed.). (1965). *Taiwan nanbu bewen jicheng*. Taipei: Author.]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7a）。**泉州府志選錄**。臺北市：作者。〔 Bank of Taiwan,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Ed.). (1967a). *Quanzhou fuzhi xuanlu*. Taipei: Author.]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7b）。**漳州府志選錄**。臺北市：作者。〔 Bank of Taiwan,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Ed.). (1967b). *Zhangzhou fuzhi xuanlu*. Taipei: Author.]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3）。**福建通志臺灣府**。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Bank of Taiwan,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Ed.). (1993). *Fujian tongzhi Taiwan fu*. Nantou: Historical Records Committee of Taiwan Province.]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9）。**臺灣教育碑記**。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Bank of Taiwan,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Ed.). (1999). *Taiwan jiaoyu beiji*. Nantou: Historical Records Committee of Taiwan Province.]

劉公木（1986）。賽孔明陳永華的豐功偉蹟：傳中華文化至臺灣的偉人。**中國國學**，14，343-363。〔 Liu, G. M. (1986). Sai kongmin Chen Yonghua de feng Gong weiye: Chuan zhonghua wenhua zhi Taiwan de weiren. *Zhongguo guoxue*, 14, 343-363.]

劉良璧等（纂）（1984）。**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市：大通書局。〔 Liu, L. B. (1984). *Chongxiu Taiwan fuzhi*. Taipei: Datong shuju.]

蔣毓英（撰修）（1985）。**臺灣府志**。北京市：中華書局。〔 Jiang, Y. Y. (1985). *Taiwan fuzh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盧嘉興（1968）。輔佐明鄭的臥龍陳永華。**臺灣研究彙集**，6，30-41。〔 Lu, J. X. (1968). Fuzuo Mingzheng de wolong Chen Yonghua. *Taiwan yanjiu huiji*, 6, 30-41.]

衡五（1965）。臺南文廟沿革。**臺南文化**，8（2），14-20。〔 Heng, W. (1965). Tainan wenmiao yange. *Tainan wenhua*, 8 (2), 14-20.]

- 謝金鑾、鄭兼才（纂修）（1962）。續修臺灣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Xie., J. L., & Zheng, J. C. (1962). *Xuxiu Taiwan xianzhi*. Taipei: Bank of Taiwan,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 謝碧連（2005）。陳永華：理臺功臣東寧總制。臺南市：臺南市政府。〔Xie, B. L. (2005). *Chen Yonghua: Litai gongchen dongning zongzhi*. Tainan: Tainan government.〕
- 簡蕙瑩（1999）。明代的儒學制度——浙閩粵地方教育體制的發展（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民雄鄉。〔Jian, H. Y. (1999). *Mingdai de ruxue zhidu: Zhe min yue difang jiaoyu tizhi de fazha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and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Zhong Zheng University, Minxiong.〕
- Campbell, R. W. (1992).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orm Contemporary Records*.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致謝

本文承蒙匿名審稿教授、彭煥勝教授建議與指正，僅此誌謝。英文部分，感謝陳明仁先生協助修正。